

《·精典悬疑推理系列·》

THE ETRUSCAN CHIMERA

一只古老神话中的怪兽，
长着三个丑陋的头，
分别代表了欺骗、耻辱和杀人的贪欲……

集侦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考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现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足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罗马时代 火 兽

原名：伊特鲁里亚怪兽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闫莉莉/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ETRUSCAN CHIMERA

罗马吐火兽

原名：伊特鲁里亚怪兽

OSCAN CHIMERA

汉弥尔顿/著 闫莉莉/译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36

© Copyright 2008 THE ETRUSCAN CHIMERA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吐火兽/(澳)汉弥尔顿著;闫莉莉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8-919-2

I. 罗… II. ①汉…②闫…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244 号

罗马吐火兽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者:(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者:闫莉莉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919-2

定价: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那人擦去了额头上的汗，叹了口气。天哪，在窑边真的很热。他只能梦想着在山里有个地方，空气中散发着柏树的清香；或是在海上，几乎近得能在 Velc，从最高的树顶上，看到这里，但是也不离得太近而使它的微风吹凉了他的脸。

他已经仔细地选过了器皿。他试了几个，感觉着它们的重量和它们的平衡，他做着“倒东西”的动作，让手指在表面上来回移动，来感觉粘土里的缺点，因为那会破坏了他在最后一遍烧制中工作。这一个很好。

他也努力地想了很长时间这个主题，如何能最好地捕获英勇的奋斗，两个无畏的对手之间的殊死斗争；如何将黑色的图形放置在红色的背景上来最好地反映出柔软的圆形表面。

选择主题很容易，他先是从在他的作坊里做苦工的一些希腊人那儿听说的，那是他儿子最喜欢的故事，他儿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他都能背下来了，几乎都不用想，即使是在这么多年以后。那是关于普罗特斯，阿戈斯的国王，如何暗算勇敢的、英俊的柏勒罗丰的故事，因为普罗特斯的妻子，可爱但奸诈的安托亚，因为她对高贵的柏勒罗丰的追求遭到了拒绝，竟向国王说了可怕的谎话。被激怒的普罗特斯又如何用密令将柏勒罗丰发配到了利西亚。而利西亚的国王，根据打开的便笺，认识到了柏勒罗丰得死。他如何给那名年轻的英雄指派了一项棘手的任务，就是去杀可怕的怪兽，那是一只长着狮头、能发出嘶嘶声的蛇尾和羊身的怪物，它利用每一次炽热的呼吸烧焦了利西亚的

土壤。

柏勒罗丰如何在众神的指引下和生有神翼的佩加索斯(天马)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怪物上方飞过,用一只弩箭射中了那个怪兽的喉咙。怪兽被自己炽热的呼吸熔化了,那溶解的金属烤焦了它的内脏。怪兽如何在痛苦中死去了。

那个人拿起工具,犹豫了一会儿,摸了摸表面。这一个他不是为作坊做的,不是为那些抢购他的作品作为他们喜爱的坟墓的富裕家庭而做的。他不会把它卖了。这一件将是他的杰作。

第一部分

山 羊

第一章

当小室的门哐当一声关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通往地狱的路正在铺砌着,并没有太多的善良的意图,也没有一个单纯的、强烈的、残忍的行动,尽管,也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不,那路是一连串的微不足道的选择,在道德构架中有着几乎察觉不到的租金,但是,放在一起,随着时间的过去,就像水滴滴在石头上,侵蚀着我们的对错感。

在我看来,旅程是以一只不可能活着的野兽(明显很少提到人类)、和某人仍然认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开始的。那是一只怪兽,潜伏在你的下意识中的那种妖怪,升起并出没于你的睡眠中。那个人叫克劳福德·莱克。

莱克是那样一个人,像前总统和好莱坞的传奇人物,承受着一个永久附着在他们名字上的两字描述符。在莱克看来,那些字就是“隐居的亿万富翁”。

我将把最后一个字的解释留给财务分析家,这些人最近喜欢上了让莱克曾经强盛的帝国的躯壳上的带有一些强烈癫狂的事物,有些像多头蛇的、带着很多触角的球状物迂回于所谓的全球经济中。

但是,我可以跟某个权威人士说说第一个字,而且我能够向任何想知道的人保证当用“隐居的”来形容这个人的时候并不过分。

的确,当我第一次在他罗马的家里见到他的时候,克劳福德·莱克至少已经消失在公众面前十五年的时间了。我发誓,媒体被迫使用同一个人拍的照片,他声称已经发现了大脚兽和尼斯湖怪兽,那是不清晰地快速拍摄下来的,消失在远处的一个有阴影的图像,或者说,否则准备向这个无固定职业的摄影师付这些照片的钱,尽管怀疑它们也许就是,还是再版了莱克的学院年鉴肖像。即使在那些年轻年代,莱克就展现出一种封锁的倾向,但是也许,在他六十几岁的时候,他那有些盖住了他的眼睛的凌乱的头发仅仅是风格的陈述。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想那样生活,但是我猜我当时想任何一个像他一样富有的人能够像他喜欢的那样不善社交。

从我的观点来看,他仍然很难接受。

“的确,这并不是很有必要,”我告诉我的陪同,当他招呼我转圈,这样就能在我眼上系上一条深色的长布的时候。

“不,我不这么想,”他说,没冲着我,而是冲着汽车镜子里的他微笑着。他是一名有魅力的年轻人,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长着完美的牙齿、深色的皮肤和眼睛、穿着变皱的亚麻套装和衬衫,在他的胸前闪着一一条金链,他是那种认为自己有些迷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动人的意大利年轻人。“但是,那么,”他接着说,把布放在我的眼睛上,“如果你知道我老板住在哪儿,我就得杀了你。”

我不完全相信他在开玩笑。那块长布确实就在那儿,他轻轻敲着我们之间的玻璃,轿车就开走了。我住的饭店在 Spanish Steps(西班牙 Steps)的尽头的街边儿,我企图想搞清楚——我还能做什么,除了戴着眼罩儿坐在那儿?——我们正要去哪儿。然而,在几次在车转弯、停车、启动之后我就放弃了。据我估计过了大约十分钟,汽车

停了,我感觉自己被人带着上了几个台阶,然后进了一部隆隆响的、很慢上升的电梯,然后又多走了几步,我后面的门关上了,眼罩儿也就被取下了。

我正站在一个非笔墨所能描述的房间里,事实上装了太多要看的東西。在大块窗户上拉着沉重的、深绿色窗帘,而且安全地连在一起,这样就不会让我看见外边进而得到一些我在哪儿的线索,但是那窗帘仍然能够让一束明亮的阳光从窗户的顶部照进房间。房间里家具混杂地摆放着,大多数很华丽但是有些陈旧,几乎每一寸的地方、墙上、桌子上甚至地板上,都有艺术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两个大的壁画,都淡淡地有了一些小点儿,可能是19世纪的,描述的是意大利的田园风光。有十二个丘比特像,到处都是,地板上和每一张桌子上都有成堆的古书,是那种有皮封面并在书脊上凸印着烫金名称可爱的旧书。在一些书堆的上面放着小的雕塑品,大多数都是青铜的。咖啡桌上堆满了花瓶——黑色和红色的壶,可能是希腊的,但是也可能是伊特鲁里亚的,其中几个用的是被称为布克凯洛陶的抛光的黑色材料制成的——里面有两个是很好的杰出的罗马公民的大理石半身像。

那个房间几乎像个博物馆那么好。匆匆看一眼,我就能看到希腊的、罗马的和伊特鲁里亚的物品,迈斯的瓷器,看上去好像是柬埔寨的基岩,墙上没有壁画那几寸地方上挂着几幅油画儿、巴洛克式的镜子、一个木马(可能是18世纪的),和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枝形吊灯,不是穆拉诺产的玻璃的,而是世界上仅有的水晶的,可能是18世纪波希米亚产的。

房间里两件东西让我很惊讶。第一件就是房间里的东西太多了。我并不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因为每一个见过我的古玩店或是我的家里的人都会说,“少即是多”几乎不是我的装饰信条。我喜欢一定量的混乱,不同的物品与风格互相之间争奇斗艳。但是,这个房间

确实超出了应有的量,那是冲动的收藏家和一个无底的钱罐子的结合。

第二,我这一行里的人都会有些谦逊地把大多数家具称为“填充物”,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通常的意思是惊人的昂贵——物件。壁炉架上有一幅画,明显是一幅复制品——原作很有名,而且是摆放在一个艺术博物馆里。其他几件也很好,有几件得花了他两万五千多美金,不只一件就花费了他七万五千多美金。我很高兴地看到屋里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我卖给莱克的,但是除了能显示出像莱克这样的人的财力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并不是我知道的莱克想成为一名收藏家。他会定期地在收藏家杂志上制造一些新闻,而且很显然如果他要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时刻准备着付出上百万的钱。而在这里并不明显。

当我努力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一个大约五十岁的英俊男人,漂亮的头上乌黑的头发上散落着一些灰发,那种完美的棕褐色会让你想到在晒肤床上或在私人游艇上度过了超长假期的一个人快乐地走进了房间。我徒劳地搜寻着年鉴图片上一个快要退休的年轻人的痕迹。莱克的自信明显让人觉得他只是在三十岁左右。不容怀疑地,获得六十亿美元的净资本也会让你那样做。对于一个六十几岁的人来说,他也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我把它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财力。

“劳拉·麦金托什,”他伸出手说。他当时正站在那束阳光中,这样让他好像有了一个光环,让我觉得很好笑。“我是克劳福德·莱克。谢谢你能来这儿。我为这所有的戏剧性场面和让你久等而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不幸的是,我觉得这种保密手段很有必要。你到的时候,我正在办事儿,因为我很少到罗马的这个地方来,我必须把事情办好。现在,喝茶吗?或者也许来点儿更烈的?”

“茶就很好，”我答道，并想莱克偶尔使用这个房子的事实说明了这个地方有艺术和缺少新鲜空气。他摇了摇铃铛，立刻出现了一名女仆，看起来好像是她一直在大厅里徘徊着，等着被召唤。

“安娜，请倒茶来，”他说，“还有一些你做的可爱的柠檬蛋糕。”

“马上，莱克先生，”那个女人说，稍稍低着头，好像在向次要的王族鞠躬。

“嗯，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在房间里挥着手，“你看见你喜欢的每一件东西了吗？”

“那个雪花瓷花瓶很精致，”我小心地说。

“14 世纪的，”他说，“不太老，但是确实，很可爱，是不是？你觉得那些画儿怎么样？”

“壁画很华丽，”我说，“我一直很崇拜壁炉架上的油画，”我接着说，很谨慎地选择词语。“我在想在哪儿见过原件。卢浮宫，也许是？”确实，让我很惊讶地看到在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艺术品之中竟然明显地有一个复制品，而且我想让莱克先生知道在我看那幅画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个复制品。

他皱了皱眉。“这才是原件，”他说，“但是你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那个复制品确实是在卢浮宫。”

“噢，”这是我能说出的最好的话。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盛在上好的银质茶具中的茶水被端了过来，像刚才答应了的，在塞夫勒瓷盘上还摆着几片柠檬蛋糕。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他指出了房间里的几件东西并告诉我他是如何得到它们的，而我则发出欣赏的感慨。我知道莱克原来是南非人，但是他的口音我想应该是所谓的美国东海岸中部的，稍微的英音和稍微的美音让人听上去他一定很辛苦才得到了那些物件。他周围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精美的，实际上，看起来有几分安慰，当我前一天

晚上想象在霍华德·休斯式的、留着长发和长的脚趾甲的隐士与一个有些病态的害羞的电脑呆子之间的交汇点的时候，我竟然失眠了几个小时。

“现在我们说正事儿吧，”他最后说，费了一会儿时间才找到一块儿空地儿把他的茶杯放在上面。“很可能你一直儿在纳闷儿我为什么请你来这儿。”

我点点头。我很高兴能被邀请，确实，但是也因为“为什么”而困惑着。

“我需要你帮我买点儿东西，”他说，“是一件艺术品。很古老的。从法国的一个人那儿买。当然，你会得到一些佣金。我会负担你的全部花费。你愿意做吗？”

“我很荣幸受到邀请，”我谨慎地说，“但是请你原谅我的迟钝，为什么选我呢？为什么不派你的员工去呢？”

“他们不懂古玩，”他说着，轻蔑地挥了挥手，“别人告诉我你可以做的。”

“那就让蒙德拉贡去，”我说，指的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品经销商，“他经常为你买东西，不是吗？而且他也很懂古玩。”

莱克看起来有些不耐烦。“无疑你会理解当我的名字跟一次重要的购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价格总是会升上去，”他慢慢地说，“远远超出它的真正价值。”

“太阳神，”我说。

“太阳神，”他赞同道，“在伊特鲁里亚的太阳神。很遗憾，是的。我等着看你完成的作业，麦金托什女士。”

我做我的作业，好吧，温和地说他的话是让我领情。倒不是对莱克的研究很难进行。几乎你注意的每一份报纸上都会经常出现他在财政方面的越轨行为，好像一些很大胆的艺术品的购买。毫无疑问

的是他非常富有。但是不能买到每一样东西。他打算买的是一尊具有 2300 年历史的阿波罗雕像,那是一件非常耀眼的作品,像他指出的那样是伊特鲁里亚时代的,已经流落到了一个德克萨斯州的收藏家手里,那个人可能没有莱克的财力,但是在这次特殊的购置中他已经证明了能够熟练于智取莱克。在那之前,莱克都会是每一个艺术品杂志的年度 100 强收藏家。然而,在阿波罗之后,他看上去好像有些将这块领地舍弃给了别人的倾向。

“它连马里阿尼付的钱的一半都不值,”莱克说,指的是太阳神现在骄傲的主人。“我仍然有些遗憾。已经说过了,你会理解的,我想,我不会通过支付超出任何东西的价值的手段来达到一个令人羡慕的财务地位,即使是跟那个物件一样出色的物件。我需要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去帮我买我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这事儿。”

“你已经解释了你为什么想跟新人来做这件事,可是,你为什么选了我?”

他非常轻微地耸了耸肩。“我自己做过了一些研究,了解你的素材。你已经证明了你所做的。别人告诉我你很诚实,而且你是持之以恒的,如果不是固执的话。我很钦佩持之以恒,这是我们共有的品质。另外—我希望我说这话不会冒犯你—你的业务在国际上并不有名。‘麦金托什 & 斯旺’并不是,”——他犹豫了一下——“我通常做生意的那种公司。”

我几乎不能不同意,相当肯定的是,“麦金托什 & 斯旺”,那个我和我前夫克里夫·斯旺一起开的商店,在我们商店周围两个街区的半径范围外都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在国际上。

“你知道 chimera 怪兽是什么吗?”他突然问。

“一种神话怪物,对吗?有一部分是狮子、一部分是蛇,还有一部分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

“是山羊。”他点点头。

“是山羊。”我赞同道。

“你没让我失望,麦金托什女士,”莱克说,“你可能已经说过那是科学家们使用的关于任何混合物、植物或动物的一种术语,或者你可能已经说过那是一种能够任意改变外貌的一种怪物的名字。但是你选择了那个正确的,据我了解。现在,你知道阿雷佐的怪兽吗?”

“你的意思是那个在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里的青铜怪兽吗?是在托斯卡的阿雷佐发现的那个吗?”

“是的,”他说,伸手去够他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大信封,然后在他前面摆出一张照片。“很可爱,是不是?青铜的,公元前5世纪晚期或4世纪早期,是非常伟大的伊特鲁里亚艺术品之一。我们把它的发现归功于柯西莫·美第奇。他有点儿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名考古学家。据说是他自己清理出的宝物,那可是份有些辛苦的工作。他是在1553年发现的,还有在1566年出土的演说者,也叫‘Orator’,这两件都是伊特鲁里亚时期的。我认为从事水底那份工作是因为他喜欢那份工作。但是这也很适合他的政治雄心。他的接班人后来被称为优秀的大厄特鲁斯库斯皇帝,是一位伟大的伊特鲁里亚领袖,你知道这些吗?而且柯西莫在1569年宣称为托斯卡大公。真的很愚蠢的是,优秀的大厄特鲁斯库斯皇帝的事情就是,在2000多年以前使得伊特鲁里亚人被罗马人打败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在责备辉煌的过去所具备的超越我们的权利。那是件极好的艺术品,不是吗?看一看狮子的头和腰腿部的力量,在蛇尾部的威胁,以及山羊那难驾驭的天性,多么明显呀。”

无疑,阿雷佐的怪兽确实是伊特鲁里亚青铜艺术品中的一件精品。那是只怪兽,有着狮子的头和腰腿、第二个头是山羊的头,尾部是个在四周弯曲的蛇的头,看上去要去咬那只山羊。

但是有趣的是,莱克在唠唠叨叨地谈论着柯西莫·美第奇。像美第奇家族一样,莱克是以银行业发家的——先是传统的金融服务,但是后来大胆地、很早地转移到了互联网银行业——而且他与柯西莫在对王国的渴望和以一种很残忍的方法来对付对手方面都有共同之处。柯西莫将他的敌人驱逐出他的佛罗伦萨城,还吞并了邻近的锡耶纳城,将他的敌人送上了断头台或是送到了可怕的地牢,而莱克发起了并成功地完成了对两个竞争公司的真正的接管。莱克,声称是所有意大利物品的爱好者,把他的公司叫做“玛佐口”,那是佛罗伦萨的狮徽。据说那个城市被击败的敌人曾被要求亲吻那个动物雕像的后部,而且象征性地,那就有点儿像任何与莱克有冲突的人最后要做的事情。

有更加切实的、值得注意的一点,虽然莱克与美第奇两个人被历史分隔了将近500年,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艺术事业重要的资助者。尽管如此,很难看到这个关于艺术与王国的对话进行到了什么地步。阿雷佐怪兽根本就不会被拿出来卖掉,而且我真诚地希望他该不会让我闯进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去把那件文物拿给他吧。

“它很逼真,对吗?”他沉思着,“即使它从未真正地存在着。我的意思是,看着它。难道它看起来不是要去袭击什么吗,一场殊死的战争?”

“为物或是为人,”我赞同道,“柏勒罗丰,不是吗,那个杀死怪兽的英雄?”

“好啊,”他说,“又一次,你确实无愧于对你的预付费,麦金托什女士。柏勒罗丰,确实是。《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第六卷。

那个妖怪,令人恐怖的喷火怪兽,据说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利西亚,而且是的,她——你注意到了没有,有多少古代神话的怪物是雌性的?——最后被英雄柏勒罗丰杀死了。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波斯的叫圣乔治的人。我认为那个怪兽可能是有关龙的神话的一个早期版本。你记得柏勒罗丰是如何设法完成他敌人交给他的有些令人畏缩的任务吗?”

“他不是骑着一匹飞马飞过那只怪物,射了一支带有某种东西的箭,这支箭被怪兽的呼吸给融化了吗?总之,就是那些事儿。”

“很正确。我发现你像了解你的古董一样了解神话故事。柏勒罗丰的父亲,海神波塞顿给了他一匹叫做佩加索斯的飞马,然后飞到怪兽的上面。他把一个铅线放到他的箭的尖上,将箭射到了她的喉咙上。那支箭融化了,烤焦了怪兽的内脏,就这样杀死了她。她死的时候一定很痛苦。很有独创性,你说呢?”

“肯定是这样,”我答道。他的语气里有些东西让我很烦躁,他用有些愉快的情绪叙述着那个故事,而且他总是在强调那个怪兽是个“她”这样一个事实。会不会是这个亿万富翁有点儿嫌忌女人?“你看,这一切都很有趣,莱克先生,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你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哎呀,当然是柏勒罗丰了,”他对我说,将另一张照片放到了我的面前。照片上有一个男人骑在一匹直立飞马上,正准备射箭。这张照片还没有第一张照片清楚,比起那种专业的照片来,更像是在家里照的,但是我能够看到那是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雕刻品。莱克把这两张照片放到一起,确实,看起来像阿雷佐怪兽正冲着直立的马和那个骑马的人咆哮着。

“尺寸多大?”我说,“我从这些照片上看不出来。”

“很好,”他答道,“阿雷佐怪兽只有大约 32 英寸高,作为一个纪